

# 上百检疫员疑因工作染“布病”

已经快6个月了,马志强只要一用力,还是会感到腰和关节疼得厉害。“没再去看病了,医生说得了这病半年里去查都没什么用。现在就只是喝药。虽然伤肝、伤肾,但也要喝。”马志强得的病,是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

2004年,在“非典”过后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里,布病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炭疽等传染病一起被国家列为乙类传染病。与其他的乙类传染病不同,布病由于曾一度被控制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然而,淡定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随着一次对羊进行采血检疫的工作,今年春天,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一些检疫员们不得不因布病而烦恼。

## 逾百名检疫员疑因工作感染布病

“据我所知,今年3月,乌兰察布市大规模开展对羊的检疫工作,各个旗县都差不多同时进行。主要的目的是要给羊检疫布病病菌,具体的做法就是采血化验。”马志强说。从3月底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畜牧局下属的麦胡图畜牧站从事了3年多防疫工作的马志强也开始从羊身上采血化验。“每天的工作量特别大,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上面让我们尽快完成采血,要快点查。”马志强说。

据马志强介绍,乌兰察布市全市的畜牧局都从今年春季开始对羊进行采血防疫。而在凉城县,从麦胡图镇到勇兴镇、三苏木镇、岱海镇等地的防疫站,防疫员们通常以4~6人组成的小组为单位,每天要给200~400头羊完成采血化验的工作。

但在4月,不少防疫员出现了腰疼、腿疼、关节不适、头晕等症状,凉城县畜牧局开始安排他们做传染病检测。“刚开始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几个感染布鲁氏菌病的,没过一个月又组织我们检测,到第二次我们基本上都确认被感染了。”马志强说。

资料显示,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性全身传染病,人由于接触患病的牲畜及其产品或其污染物而感染布病,传染方式主要是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人向动物一般不传染。布病是公认的危害最为严重的人兽共患病之一,人感染布病病例几乎全部由布病阳性动物所致,感染后反复发作,严重时甚至影响生殖能力,伤痛将伴随终身。

向记者反映自己由于工作原因感染布病的防疫员不止马志强一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防疫员称,其所在的察哈尔右翼后旗某镇的畜牧站里,7个防疫员全部得病。“我们后旗一共70多个防疫员,得病的就有30多个。”

参加了防疫工作的凉城县某镇畜牧站站长张利明自己也得病了。他告诉记者,在全市各个畜牧局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情况。“我们这个站近20人中,有大约14人得病了。有些是参加这次防疫得病的,也有之前就得病在这次的体检中检查出来的。”

为治疗布病四处奔走的马志强发现,凉城县畜牧局下属各畜牧站“有不少人都和我一样感染了布病”。而整个乌兰察布市,包括集宁区、华德县、商都县、兴和县等在内的所有旗县都有相似的情况。

据记者调查,仅集宁区、化德县以及凉城县的厂汉营镇和勇兴镇等地防疫员反映,在2011年年初感染布病的就已超过百人。

马志强称,在他印象中,以前并没有防疫员大规模感染布病的情况,那么这次防疫员们是如何染病的?

## 畜牧局称无人染病,县疾控中心逾百人感染

马志强认为,防疫员们染病是因为此次对布病的采血化验“史无前例”。

“在我印象中,此前都没有对羊布病进行过检测,也就是近两年开始让我们给羊打疫苗。”马志强说。

布病患者里,有些是像马志强那样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在畜牧系统当中已经工作了30多年的老兽医。“我在畜牧局已经工作35年了,以前只是预防口蹄疫,近三四年才有布病的疫苗,采血工作更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今年是第一次。要直接采血,这次防疫工作的风险比以前大很多。”

而且对于不少防疫员而言,这次采血工作的防护措施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没有防护服,只是发了一套迷彩服,有些还带补丁。有发一次性的手套和口罩,可是每天就只有一个,有时候采血把手套划破了,还是只能继续用。”凉城县厂汉营62岁的防疫员范安麦回忆说。

为核实情况,记者采访了乌兰察布市畜牧局分管防疫的孟科长,“我们听说今年春天我们乌兰察布市对羊进行了采血的防疫工作,不少防疫员得了布病,是不是有这个事?”

“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知道不知道。”孟科长说。

“有没有其他的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

“有我也不告诉你。我这里没有,有我也不会跟你说,这是机密。”

“那么今年春天对羊的采血检疫工作是不是进行过?”

“我们这里有没有过无所谓,关键这都是机密。”

但记者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即马志强工作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里却得到了不同的答案。

“在四五月的时候,是不是有不少人得了布病?特别是防疫员?”

“哎呀,不少人,一共一百多点。”面对记者的提问,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不无担忧地说。

## 去年发病数是1992年的154倍

去年9月,卫生部部长陈竺曾介绍,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共报告布病病例16551例,占全国报告病例数的46%,是我国布病的主要

流行区,内蒙古防治布病的工作在全国举足轻重。

为此,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卫生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定,共同启动联合防治工作。根据卫生部网站公布的信息,在这个联合防治项目下,力争到2012年底,以旗县为单位,急性期布鲁氏菌病患者的发现率、规范治疗率和治愈率均达到70%以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布病疫情严重。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到八九十年代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布病预防控制基地(以下简称鼠布基地)的相关专家说,“90年代中期起疫情持续快速上升,布病成为报告发病数上升速度最快的传染病之一。”

资料显示,2006年4月,卫生部和农业部组织卫生部布病专家咨询组部分委员和农业部从事动物疫病防治的专家到辽宁锦州、吉林松原、内蒙古乌兰察布、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地进行调查,并完成了调研报告。报告显示,疫区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而新发病人和暴发点都有增多。

资料显示,1992年布病发病数仅为219例。记者登录卫生部网站发现,2010年的发病数为33772例,是1992年的154倍。

中国农业大学吴清民教授介绍,目前我国布病发病情况较为严重。根据农业部统计数据,全国2005年家畜布病疫点351个,2006年迅速达到1178个。而卫生部的相关数据显示,连续多年新发病例3万多人,且患病人员波及职业及非职业人群,提示动物性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吴清民介绍,现在感染大部分都是职业人群,但也存在学生、老人、孩子感染的情况。有些情况是直接饮用未经煮沸或巴氏消毒处理的奶产品,或者涮羊肉时食用了未经检疫的羊肉,这些都有可能被感染。

布病是几十年前牧民们最担心的传染病,曾因相关研究者的努力,疫情接近平稳,而近十几年的

反弹究竟有何原因?防止布病的关键又在何处?

## 布病的净化和根除如何实现

鼠布基地多年致力于布病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布病所造成的危害是双重的,既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又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布鲁氏菌侵入机体后,可引起机体各个系统的病理损害,严重者影响劳动能力,可导致少数患者死亡。家畜患布病常常出现流产、不孕、繁殖成活率低等问题,直接影响畜牧业的发展,并可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吴清民介绍,布病因对人畜健康危害大、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并造成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恐慌,被列为“B类生物恐怖战剂”和“农业生物恐怖战剂”。

虽然布病的危害很大,但在吴清民看来,有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作支撑,“布病的净化和根除是可以实现的。”

“许多国家不惜成本,历时数十年,先后实现根除目标。”吴清民说,“只是接种疫苗而不扑杀、净化,患者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疫情难以消除。”

鼠布基地专家认为,社会各界对布病危害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社会公众防范意识淡薄是目前防治布病的不足之处之一。这一点在2006年卫生部组织的多地调研最终形成的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布病防治知识宣传力度差,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

吴清民同时强调,鉴于我国牛羊基数大、阳性动物比例高的现状,如果照搬发达国家的技术方案,将耗时长、成本高,且难以短期内达到预期目标。

在布病专家看来,防控布病首要的是普及和宣传布病防护知识,增强人畜布病防控意识和技能。

“预防控制布病主要是控制和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职业人群的防护意识做好个人防护。”鼠布基地专家说。(文中布病患者皆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 农民义务守护长城30年

张鹤珊是河北一名普通的农民,现年56岁,大部分时间做的却不是农活。他把守护长城当成本职,比去自家地里还勤快。

每天去长城捡游客丢下的垃圾,制止游客在长城墙上刻字,或者阻止附近村民撬长城砖,甚至就长城保护向当地相关部门提意见……

他说:“我现在不仅要做好长城的保护,还要研究长城。”2009年《长城民间传说》出版,收录了20多个故事,目前他打算出第二本书,把所知道的长城历史沿革、文化民俗都收集起来,整理一本“长城大全”。

为了恪守对父辈的承诺,他坚持义务守望长城已经长达30年。

## 把守长城当成“本职”

上万里的古长城分为景区和非景区,人们所熟知的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已经开放的景区长城加起来不过1000公里,古长城真正的主体是那些绵延在高山峻岭之间几乎无人管理的残垣断壁,通常大家都把这些非景区古长城

称为“野长城”。我们的故事就从河北省秦皇岛沿线的“野长城”说起。

在山东关长城北翼,大约40公里的地方,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城子峪村,家家户户的房子随着山形走势排列,像北斗七星一样,落在燕山余脉的山脚。

史上记载,戚继光于1568年初调任蓟州(当时华北九镇之一),在此任职达15年之久,他申请将在浙江(以义乌为多)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终约调去2万人。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的长城沿线,形成了义鸟籍后裔相对集中的一个个“义鸟村”,城子峪村,就是其中之一。

400多年前,城子峪村民的祖先在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的带领下修筑长城,保京师(今北京)安全。如今,残破的古长城依然有一位戚家军的后代守护,这人名叫张鹤珊。张鹤珊家新盖的三层小楼依山坡而建,南低北高,村中马路上立着“长城守护者之家”的招牌,指向张家方向。群山之间,大石河流淌而过,群山之脊,长城绵延而去。

10月19日上午10点半,因为记者的到来,张鹤珊提早从长城回来,站在院子里等着。他穿着一身军绿色衣服,胸前后背都印着“长城保护”,那是一家公司2008年资助的“巡逻服”。

下午,张鹤珊领记者去看城子峪的长城,从他家走出百米,就能到最近的长城敌楼,从此处往西4公里,往东6公里,蜿蜒10公里的这段长城,就是张鹤珊的守护范围,制止任何的人为破坏,是最基本的“保护职责”。

他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或长城景区的员工。2003年,城子峪所在的抚宁县设立“长城守护员”制度,由县文物管理所聘请长城沿线的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到长城巡逻,定期向上反映情况,每年给予1000多元的劳务费,张鹤珊这才有了官方认可的身份。

在这以前,张鹤珊“无名无分”。小时候父亲曾经告诉他,日军侵华时,父亲等三名村民曾被日军抓去,被逼说出八路军藏匿军粮的地方,见父亲不肯就范,日军就一把将他从长城的敌楼上推下去,没想到他的衣服被从墙上伸出的排水渠钩住,捡了一条命。父亲弥留之际嘱咐张鹤珊,要为这一命之恩,守好长城。

就这样,从懂事时起,张鹤珊就恪守对父亲的承诺,把守长城当成了“本职”。好几公里的山路,只要没有急事耽搁,他总要每天一次来回。

## 制止挖长城墙脚遭报复

张鹤珊一路上带着一把镰刀

和一小瓶二锅头,这是他巡视长城的标准行头。他说,一个人爬山的时候,喝酒可以解闷,不仅如此,北方冬天寒风刺骨,有了酒才能暖身子。镰刀除了能铲去长城上的荆棘,也是防身所用。

回到十几二十年前,抚宁一带的农民常靠挖野蝎子和草药贴补家用。张鹤珊从不让人在长城脚下挖,得罪了不少人。

记得有一次,有两人撬长城砖挖蝎子,让张鹤珊看见,两人非但不停止,还出言不逊,张鹤珊走到跟前想要去制止他们,没想到被事先设好的铁丝套给刮伤了脚。原来两人是布好了局,故意让他往里钻。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看护长城并不能为家里带来什么收入,相反因为耽误了他给家里干活分忧的时间,没少受妻子埋怨,有一次,卖掉了家里能卖的作物,也还差200块钱给子女儿交学费,他走东家串西家,家家都因为曾经被他阻止在长城上挖东西而不肯相助,最后总算有一个乡亲帮忙,才解了燃眉之急。

## 做有心人记录长城故事

有句话说“长城年久故事多,块块砖石有传说”,张鹤珊对民间的这些“瞎话儿”(故事)留了个心眼儿,他自己好写文章,便把这些

故事都一个个记下来。有一天,有一个叫威廉·林赛(William Lindsay)的英国人到了他家,知道他收集整理这些民间传说,便四处替他筹钱出版。林赛同样热衷于保护长城,带动许多人自发在长城上捡拾垃圾,清洁长城。2009年,张鹤珊的《长城民间传说》得以出版,收录了20多个故事。

大约在2003到2005年,更多的游客走进了城子峪。

因为保护长城出了名,便有旅行社将外国游客往他家里带,要让他做长城导游,听他讲长城故事。他第一次见到小费,还不肯收,后来知道这是一些国家的习俗,便不再拒绝。做了多年的长城义务保护工作,这时候,长城也开始给张家带来收入,2010年,张鹤珊家建了新的三层小楼,他还在村里的马路上立上“长城守护者之家”的招牌,以此指引慕名前来的游客。

在北京的一些地方,长城被重新翻修,铺上了新砖,长城脚下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办起了农家乐。河北城子峪这里,长城还是原汁原味,政府除了雇长城守护员,还没把其他事项列入议程。但是,旅游开发已经盯上了这里,逐步改变着农村的面貌。

从骨子,张鹤珊反对这样的开发。他说:“这里的旅游开发应该有统一规划。” 据《东方早报》